



早期,平台与作者的分润模式大都是五五分成。早期的网络小说尚未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平台无法盈利,自然也不会投入太多推广费用,为了显示“公平”,吸引作者签约,于是开出了5:5的收入分成模式。网络小说发展至今,平台对用户的争夺已进入“白热化”阶段,有的平台每年投入数亿甚至更多的推广费用,而与作者间的

网络小说平台间的竞争愈发激烈,有的平台已打不起价格战,还有的根本就不想打,再“斗”下去是两败俱伤,于是就有人把免费互联网产品的那一套模式搬到了网络小说。免费的东西谁不喜欢?免费网络小说一出,果然把原本白热化的战局撕开了一道口子。

然而,免费模式对网络小说生态最大的伤害绝非作者的利益。平台是水,作者是鱼,读者是食客;没有了鱼,食客就走光了。无论是收费还是免费,作者层面的竞争都是网络小说平台必须面对的课题。免费模式重新划分了平台和作者的利益分配模式,最终有望实现共赢。但同时,免费阅读的本质是流量变现,平台追求的是“数据为王”的优胜劣汰模式,简而言之,“数据”越好、流量越大的网络小说在免费阅读平台越会受到青睐,平台会把更多的流量资源匹配给更新更快、爽点更足、篇幅更长的网络小说,这样一来势必导致同质化的内容导向。长此以往,那些慢热的精品,有特色、有创新的内容在免费平台可能就会逐渐淡出读者视野,这才是我们最应担心的问题。

对于网络小说的未来,悲观者有之,乐观者也有之。在我看来,当下的网络小说一点也不“网络”。试问,您会在朋友圈分享或是谈论您正在看的网络小说吗?会在评论区里和其他书友一起讨论小说中的人物或剧情吗?也许有人会,但大多数人不会。这从您的身边就可以找到答案。

网络小说拥有如此庞大的作者和读者群体,却找不到一条联通作者与读者间的桥梁。在

无线互联网时代,绝大多数网络小说平台还在花钱从渠道“买”用户,而没有通过内容和产品让读者成为分享和传播的源头。它们还在通过人工安排“推荐位”或根据简单排位的方式推荐小说,而不是把最合适的小说匹配给最契合的读者。传统的出版模式只不过又被搬到了“线上”来,网络小说并不“网络”。当然,网络小说平台为作者提供了更低门槛的作品“发表”环境,为读者提供了在线阅读、免费阅读的产品体验及服务,这对网络小说的发展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想要破局,网络小说还得更加“互联网”才行。

首先在内容层面,一窝蜂地生产同质化内容是没有未来的,读者的审美在变,读者的年龄也在变,武侠小说就是典型的前例。在一次校园讲座中我曾对现场几百名学生提问:有谁读过金庸和古龙的小说?举手者寥寥无几。所以对于网络小说而言,我想,其内容只能随着读者年龄、需求的变化而“进化”,只有能更好地满足更多读者群体的阅读诉求,更具话题性和传播力,蕴含更多正能量,才能使“狭义网络小说”变成真正的网络小说。

另外,在产品层面,从互联网时代进入无线互联网时代,网络小说之外的其他互联网产品早已迭代了若干次,网络营销的概念也随之不断更新,而网络小说的“求生欲”却似乎一直不强,无论产品形态还是营销策略始终跟不上时代节拍。未来,只有通过扼腕缺乏互动和自传播的网络小说平台这潭“死水”,网络小说的生态也才会真正随之“活”起来。

# 网络文学叙述中的“身体”问题反思

□李占伟

就网络文学的生成方式来看,它带有明显的技术特性。网络之于人类精神的技术性解构、自由性建构,与文学由来已久的诗意性结构等,共同形成了网络文学的基本张力。网络文学在情感生命力的抒发、心灵交互性的提升、言说自由度的解放、叙事多元化的尝试等方面,已对传统文学形成了有效的补充与重构。同时,网络文学还受到大众消费文化逻辑的规约。在整个消费文化体系中,鲍德里亚认为,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光彩夺目的消费符号:“身体”。国内学者陶东风则更直白地认为,消费社会的文化就是身体文化。这意味着从逻辑上讲,“身体”必然是网络文学所描绘和叙写的核心;而从现实来看,“身体”问题的凸显与网络文学的萌生发展几乎同时同构亦是不争的文化事实。但毕竟,网络文学所倚仗的技术手段、文化土壤与传统网络文学判然有别,它在面对“身体”时有其独特的存在方式,塑造更多别有异趣的身体景观,编织更多导向消费的身体符号、营造更多表面自由的身体幻象。

## 网络文学的身体景观

与传统文学的身体叙事相较,网络文学在身体形塑方面有以下三个明显特征:

一、游戏化。网络文学的创作者多是长期“栖居”在网络空间中的“网虫”,大部分创作者同时又是网络游戏的拥趸,众多网络文学读者亦是网络游戏的爱好者,于是,由网络小说改编网游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便导致网络文学,尤其是仙侠、玄幻类的网络小说中的身体叙事,往往带有明显的游戏化特征,凸显为“戏仿”游戏升级的“身体进阶”。如《斗破苍穹》中将身体修仙之路划分为斗者、斗师等13个境界,而主人公萧炎原本丧失了修仙能力,经过各种机缘巧合,最终达至最高境界。还有去年热播的《庆余年》,小说主人公范闲本是肌肉萎缩症患者,而穿越到庆国却成为了绝世高手。这种从“身体虐”到“身体爽”转变的身体叙事方式,潜在迎合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愉悦减压的心理宣泄。

二、中性化。当代文学中,“女性文学”的出现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文学叙事中“男权中心”对女性身体的观看与打量,但它似乎仍只停留在女性身体的自我解放,尚未将目光翻转到男性身体上。在网络文学的世界里情况则大为不同。一方面,网络女性作家开始更加大胆地对女性身体进行彻底的呈现;另一方面,网络女性作家开始颠倒传统的“男一女”凝视结构,男性的外貌形象、躯体欲望等均成为了可任意打量 and 塑造的新对象,并塑造出了一批皮肤白皙、五官精致、身体修长的阴柔型美男子。如《花千骨》中将白子画描写为“白皙透明,莹如美玉”的美男子,甚至将其洗澡的场面取名为“美人出浴”;再如由网络小说改编的热播剧《陈情令》里的魏无羡和蓝忘机,也都是“唇红齿白”的花样美男,如此,与男性作家可以塑造种种女性“美色”一样,网络女性作家也可将“男色”作为塑造的对象。

三、欲望化。身体的欲望化在网络文学中不仅呈现为肉身情欲,亦表现为躯体物欲、身体名欲。网络文学沿着上世纪90年代非网络文学所开启的“个人身体书写”(如陈染、林白),再经由“私人身体书写”(如卫慧、棉棉)的转换,最终走向了“私密身体书写”(如木子美等)。如此一来,身体书写似乎与国家民族、意识形态、启蒙精神等再无相关,甚至与“灵魂”也无涉,而走向了纯粹娱乐的、游戏的肉身情欲。此外,网络文学在身体形塑时又十分偏好躯体的“装饰”修饰,如《极品飞车》《霸道总裁爱上我》等网络小说中,从服装到配饰、从饮食起居等等,都尽显躯体享受奢华之能事;同时,奢华的躯体物欲多半还配备有高端的身体身份,主人公不是公司老总便是名门显贵,从而形成了网络文学“肉身一身体一身份”全方位的欲望修辞。

然而细心的人自会发现,无论是身体的游戏化、中性化还是欲望化,皆是网络文学身体叙事所营造、绘制的表象化图景。人们在阅读与接受这些“生命充盈”之游戏身体、“绝色美男”之中性身体、“白富帅”之欲望身体的同时,也会渐渐迷失于琳琅满目的身体景观中而丧失了对本真生活的渴望和要求。进言之,人们也将因为对身体景观之华丽与丰富、补偿与宣泄的迷恋,而心甘情愿地陷入现代资本的消费逻辑。

## 网络文学的身体符码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最大的不同还在于其借助网络技术形成了庞大的文化产业链。从“付费阅读”到“版权”,从线上体验到线下出版,从动漫游戏仿改到IP改编,中国网络文学形成了一套颇具原创性的泛娱乐化产业模式。然而正像尼尔·波兹曼提醒的那样,稍纵即逝却斑斓夺目的娱乐,决定了它必须舍弃严肃的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身体视听快感的追求。鲍德里亚

持有相同的观点并进一步认为,秉持享乐主义效益的“身体”必然会导向消费符码。所以,网络文学泛娱乐化的产业模式也必然会以身体景观的暗示链条来编织“身体爽”的符码逻辑,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身体美丽,身体情欲与身体权力。

一、身体美丽本是女性的“宗教”,但正如上文所讲,经由网络文学身体中性化的景观式编码,致使“美丽”一词对男性也同样适用。网络小说的女主角多是“白富美”,而男主角多是“高富帅”。“白”“美”“高”“帅”皆是网络文学为身体消费设定的价值追求和暗示,如此一来,面部的保养、线条的形塑、器具的使用、配饰的选择等便成为了人们消费的追求方向;美容美发店、高档会所等也成为了不少网文爱好者喜欢出入的场所。

二、正如鲍德里亚发现的那样,身体美丽的律令里包含了作为欲望赋值的色情。换言之,身体情欲消费是身体美丽消费的暗示意义链,正如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发问,为什么要塑造美丽的身体?美丽的身体所为何用?亦如前文所讲,网络文学借助数字化媒介手段,借助泛娱乐产业帝国、借助图像化技术,将身体的欲望景观推向了极致,这也蛊惑了吊带装、露脐装、超短裙、修身裁剪等躯体装饰消费的大行其道。当然,人们潜在看重的并不是这些“装饰物”的使用价值,而是附之于上的“欲望解放”之意。

三、如果说身体美丽、身体情欲的消费符码多以女性身体作为展开图景,那么身体权力符码则更多指向男性。无论是宫斗类网络小说中的“至高权力”,还是都市言情类小说中的“无限资本”,抑或是玄幻类网文中的“绝世神力”,网络文学都旨在营造一种男性身体消费的权力象征符码。在“万人瞩目”“至高无上”的消费符码价值怂恿下,便会出现名牌手表、名牌西服、高档汽车等“伪欲望”的消费选择。

## 网络文学的身体幻象

网络文学及其下游产业在身体叙事方面确有先天性的优势。数字化多媒体融文字、声音、图像为一体,为人们的欣赏体验提供了一个动、感、视、听等集成的信息世界,极大调动了人的各种身体感官,为网络文学“爽文学观”逻辑提供了技术支撑。也正因如此,网络文学中的身体问题显露出以下幻象特征:

一、身体解放幻象。网络文学中情欲的露骨呈现、物欲的直白描写、隐私的公共抒发等,似乎为身体带来了某种解放,但这种“解放”或许只是一种幻象,因其至少要受到以下两种逻辑的导引和规约:快感逻辑与消费逻辑。一方面,对创作者来讲,身体的欲望叙事更多带来的是一场游戏和宣泄,而对接受者来讲,它带来的更多则是娱乐和补偿。这种无关乎政治、历史,与灵魂无涉的叙写与阅读,或许在某个“白日梦”破裂的时刻会浮现出更多的空虚和无聊。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讲,快感逻辑背后还有消费逻辑的导引,遑论有一些网络文学的创作者为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而主动迎合读者的猎奇心理。

二、身体自由幻象。表面上看,网络为网络文学的创作者提供了更多言说的空间和叙事主题,亦为接受者提供了更多阅读选择与生命体验,但这些民主和自由似乎也只是一种身体幻象,内里要接受技术逻辑的制约。游戏于赛博空间的网络文学创作者与接受者看似可以通过数据传输而自由穿越,但在物理空间上讲,他们的身体不是更自由了,而是更拘囿了。文学的创作与接受实际上都需要身体的切肤体验,需要肉身的亲临其境,需要生命的现场感受,需要身体真正地融入世界、体味世界、思考世界,而这一切,在网络技术的世界里已消弭殆尽。

三、身体交流幻象。网络技术为网络文学的创作者和接受者搭建了一个身体交流的便捷平台。在网络文学的世界里,作者与读者的交互似乎更为直接与融洽,甚至出现了“接洽”式的交互小说,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幻象?就文学存在的基本规律和现实情况来讲,网络技术究竟是拉近了还是推远了作者与读者之间、作者与作者之间、读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尚不好说。人与人之间交流与交互本应有温度、有情感的,换句话说,应该是有身体现场感的,如此才能达到真正的情感交流、生命交互与心灵沟通。互联网上通过论坛、个人主页、聊天室、BBS、即时通讯等手段的文学交流恰是去除了身体的“在场”,即便是线下的交流,也多半是围绕着网络文学的下游产业而展开的,身体的缺席难免会造成交流的幻象。

在经历了五四时期短哲的文学身体觉醒、革命时期严苛的文学身体规训、新时期伊始矛盾的文学身体纠结之后,网络文学中的“身体”似乎迎来了最终的自由。但正如所有“自由”都是有限度的一样,网络文学也应考虑其自由的限度,它理应遵循文学的基本规律,面向新时代,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谱写出更多为人民服务、为时代发声的好作品。



# 想象力的突围 ——「工业党」网络文学的创作与研究述评

□张秦旗

“工业党”的命名最早大约出现于2011年,但这一思潮却萌芽于世纪之交。在消费主义扩张的年代,“工业党”没有放弃对公共性和宏大叙事的追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宏观社会的变迁现实构成了“工业党”最主要的问题意识。在当下,“工业党”的话语和观念已逐渐成为主流传媒舆论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工业党”文学创作并没有一个“本质性”的定义。《历史转折中的宏大叙事:“工业党”网络思潮的政治分析》(卢雪峰、吴靖)一文曾给“工业党”下一个临时定义:其基本特征是主张用工业化程度与社会转型之间关系的知识体系,处理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问题;信奉国家至上和工业化至上的理念,以工业化和技术升级的线索翻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叙事;以明确的民族主义立场对抗自由派网络话语,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网络粉丝社群和亚文化。复旦大学副研究员余亮将“工业党”意识视为一种“被忽视的人文精神”,其核心是对于经济基础和政治社会治理当中的技术与实践加以自觉认知,并提升为上层建筑中的思想文化构造,凝练为永恒奋斗的意识。

以网络穿越小说为主体的“工业党”文学既是“工业党”思潮形成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工业党”文化自觉的主要表现。例如,带着现代物资穿越回明末建设工业化并以此改变历史的小说《临高启明》,坚持技术体系和工业体系水准决定人类的社会形态发展的观念,在某些方面就反映了“工业党”意识的本质特征。陕西师大教授赵文认为,这部小说体现了在当代工业文化背景下知识青年群体中日益成为主导的某种意愿,即高度复杂地想象性建构中国社会近代的“发展主题”,反思性地表征中国百年现代化历程中习得的现代知识体系,并在一个既现实又虚构的历史空间内进行蒙太奇式投射,从而生成中国的民族、国家的当代自我意识的强烈意愿。陕西师大副教授霍炬关注的则是《临高启明》中构建的澳宋帝国“如何走向未来”。在他看来,“工业党”对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模板来自当代中国,小说中提到的幻想型设计也或明或暗地指向着当代问题:怎样维护和建设一个巨大的国家,怎样将无数人群召唤为休戚与共的人民整体。而北师大的文学博士耿弘明则通过《临高启明》《工业霸王》《重生之神级学霸》这三部“工业党”小说,阐明了网络小说与现实的科技国家欲望的同构性。

除了《临高启明》,作者齐橙的其他相关作品也受到了许多读者的喜爱,并出现了一批仿作。如《大国重工》《工业霸王》《材料帝国》等,均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结构:当下懂得高新技术的相关人员穿越回改革开放初期,创造工业和经济的辉煌。其中几部颇受赞誉的作品还将被改编为电视剧。复旦大学副研究员林凌认为,齐橙的“工业党”小说大多选择穿越回改革开放初期就意味着默认了前一个时代中国工业化的积累,而在几乎全面肯定和拥抱新中国历史选择的过程中,“工业党”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寻找到了最通俗的群众文学,又展现了自身与社会主义工业文学传统的亲缘性,并改造了二者。林凌认为,“工业党”的穿越小说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深

思的问题,如文艺工作者应该如何面对群众文艺?任何一个“共同体”在社会层面是如何被讲述的?对于文化治理者而言,穿越文学是历史虚无主义吗?等等。

作为“仓库流”开创之作的《带着仓库到大明》,则讲述了主角方醒带着纽约港的各种仓库穿越回大明永乐年间,通过发明创造,影响大明王朝历史进程的故事。在海南大学教授乔焕江的分析中,这部小说的“工业党”意识体现为对工业技术和经济基础的倚重、对国家的高度认同和高度的民族主义等;同时,这部作品也不仅仅是对“工业党”思维的图解,更重要的是,它以“工业党”姿态完成社会实践的后设立场和政治情怀。因此,“工业党”意识不是推动叙事的根本力量,而是主体完成社会实践、实现政治抱负的有效策略。

与上述“工业党”网络文学相比,当代中国主流文学虽然在小说技巧及其他“文学性”方面更胜一筹,但在思想性和文化表达层面,网络文学却蕴涵着更多的可能。新兴的“工业党”网络文学直面当代社会的矛盾,试图以工具理性的工业化视角反思“情怀党”的历史叙事与政治构想,并搁置制度构建、文化政治等层面的冲突,而从工业化的角度论证历史的延续性,以此来“缝合”共和国的前30年与后40年。在这个意义上来看,重庆大学副教授李广益认为,“工业党”文学代表着“一批沉默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借助网络小说,一批业余文化知识分子的话语所“遮蔽”的理工类知识分子表达出他们的文化想象。

当然,在肯定“工业党”文学积极意义的同时,研究者们也对其提出了诸多批评与质疑。例如,华东师大教授罗岗认为,“工业党”网络文学若要变成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前提条件是需找到一套有效的言说方式。赵文则认为,“工业党”文学不像传统工业小说那样去反思生产关系,而是通过唯生产力的逻辑来虚拟生产关系。这是以物质文化逻辑来做支撑的。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工业党”文学如何能真正体现工业文化的创造性。而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孙佳山看来,“工业党”文学的问题还在于,它们始终在一个封闭的区间内通过科技来解决问题,而没有考虑到外在的大的历史进程。例如《临高启明》等“明穿”类“工业党”小说就没有考虑到明清小冰期这一气候变化因素等。此外,许多研究者也注意到了“工业党”文学中的“帝国感”问题。譬如,中山大学副教授陈顺就世界殖民帝国的角度,尖锐地指出了《穿越1630之崛起南美》等“工业党”小说在想象世界秩序时的暗面,并提出“工业党”小说应“超克”旧有的殖民帝国体系而构想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尽管“工业党”网络文学的创作还存在诸多问题,但其思维模式及话语方式也有可继续讨论的空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工业党”文学提供了文学表达的另一种路径,其想象在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对主流文学的突围。如果我们希望打破“文学性”的枷锁,寻求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如果我们不认同历史已被锁定在既定的轨道,渴望探索另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我们就应该继续思考“工业党”网络文学的当代意义及其提供的历史方案,并从中勾勒面向未来的某种新图景。